



# 清明

赵佩蓉/文

春分后十五日，阴气衰退，生机勃勃。《岁时百问》里说：万物生长此时，皆清洁而明净，故谓之清明。清明，是一个生命勃发的节气。

清明，必然是这样的：“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晨起，暮合，天空积蓄着充沛的水汽，慢性子的雨缠绵在天地之间，一落就是好几天。雨点间距稠密，看似散漫而无关联，却可以在云端与地面之间连缀成倾斜的白线。

春雨降落到河流湖泊，将水平面吹成细细的褶皱，驱散积累了整整一个季节的沉寂和生硬。春雨融入大地，土地伸伸腰抽抽筋，质地就虚松起来，肥沃的土地孕育着汹涌的生机。清明最朴素的本性，不外乎毫不吝啬地催开万物欣欣向荣。

清明，必然是这样的：东风和烟雨，联袂倾力，将山麓稳稳地融进水墨的写意里。“梨花风起正清明”，我们在这个时节，总要往城郊的乌龙吞去，那里有一大片梨园，坡连着坡，犹如莽莽雪原，有一种辽阔的安静。驻足梨花树下，枝撑如伞，嫩叶葱茏，枝上凝脂欲滴。山风拂过，落英菲菲，婆娑形影，熠熠生辉。

春游浩荡，是年年寒食，梨花时节。

“白锦无纹香烂漫，玉树琼苞堆雪”，宋人词作的问世，将梨花的冰肌玉肤和络绎的游人揉进了春色中。遗憾的是，随着旧村改造的推进，乌龙吞只剩下断墙残垣了。所幸，梨花从未出过远门，也没见过喧嚣的世界，在没有与人交集的荒野，它们照样开得蓬勃。

清明，必然是这样的：田野里，园地上，有戴着笠披着蓑的农人，忙着耕作播种。“清明前后，种瓜点豆”，把一个节气安驻在农谚里，即使隔了几千年的香火，也能传递给我们亲近大地、亲近植物的郑重嘱托。

躬身在泥土，亲历过栽种的人，时间会变得更具象，平土、挑种、发芽、生长，他们能了解植物行所当行，也一定能破解生命孕育的诸多秘密——譬如栖身的良田沃土，承接的阳光雨露，经历过的腰酸背痛。在日复一日的劳作里，他们练就不动声色的坚韧和隐忍，在汗渍的背后，蓄满对收成的期待。纵然跳出农门，在不事稼穡的岁月里，他们也能用回忆铺成一条回乡的路，滂沱的春意才有了稳妥的着落。

清明，又是一个礼敬祖先的传统节日。扫墓的习俗由来已久，相传，第一个组织扫墓的人是晋文公。春秋时期，因为王位之争，晋公子重耳逃亡在外，因大臣介子推割肉奉君而幸存下来。取得王位后，晋文公分封功臣，唯介子推领着老母隐于绵山，晋文公多次请求出仕，都遭拒绝，只得烧山逼迫。

后来，晋文公在树洞上发现介子推的遗骸及遗言，遗书上嘱：割肉奉君尽丹心，但愿主公常清明。晋文公痛心疾首，乃下令：介子推忌日不能举火炊烟，是为寒食。因两节日期相邻，大致到了唐代，寒食节和清明节合一，官吏要回乡扫墓；到了清代，素服诣墓，具酒饌及刈草木之器，成为风俗，流传至今。

年少时，跟着长辈扫墓于我是一件乐事。温岭民间有语：“清明长长节，做到端午歇”。除了新丧人家要提前打点，并不局限在清明当日祭祖，彼时祖辈尚在、双亲正健，要去祭扫的先祖音容未见，只是一个遥远的辈分，是一个临时被提起的称谓，怎么都没有生离死别的哀戚。家里准备了猪肉、鲫鱼、豆腐、虾等八碗，带上老酒、香烛纸钱，荷了锄，挑了担，浩浩荡荡地出发。

精神上的怀念，还需要落实到物质上。祖父置办的祭菜中，除了青箬，春笋和蛏是不可或缺的。我的母亲总说：“请老祖宗么，蛏是必须要的”，大概是本地方言中，“蛏”和“清”发音相近。最近读到一首诗，才明白，笋和蛏都是春天里的至鲜之味，就像吴中莼羹鲈脍，是要被惦记的。

“投荒漫洒思乡泪，沽酒欣余卖字钱。只索烹羊图一醉，鲜蛏新笋忆年年。”写诗的黄治是清代温岭人，当时兄长被贬新疆，诗人万里随行。世间情动，不过是故土风物，山高水长，一盆蛏一碟笋，仍可以串联起关于家乡的最珍贵记忆。民俗回应物候，亦可慰游子风尘，那时节，还可以吃到海蛎。

海蛎是小巧的贝壳类海鲜，圆锥状，布满青黑色的纵肋，倘若截掉后屁股，能用嘴巴嚼出杏红色的肉丁。清明前后，海蛎尚未放籽，是最丰满肥美的时候。肉质韧滑，略有点腥香，是价廉味美的菜。留下的空壳，敲了小洞，用麻线穿起，可以用来踢“格子”，那是我小时候最常玩的游戏——在地上划出线条，组成格子块，抛出海蛎串，单脚跳着踢往下一格。

到达墓地，摆上祭品，点起香烛，青烟浮漾，阴阳两界就有了神秘的联接，祖父会出声邀请列祖列宗相携来聚。那哽在喉咙下的名讳，被刻在石碑、镌进家谱，春天行进到清明的时候，又牵出骨肉相连的血脉传承。祖父俯身，磕头，起身，周而复始，没有一丝凌乱，那种虔诚，显出舒缓、温和的气息，却让我们感受到某种强烈的信念。

“太太太婆，爷爷奶奶，老娘阿伯，又是清明了……”一串称呼从祖父的口腔发出，略显缓慢、低沉，始终保持逻辑的严密性和叙述的条理性。他将重大的家事一件一件地禀告后，祈求护佑的话语，渐渐低哑，几近梦呓，很快被旷野和山林消释。

我们被要求不能喧哗，安静地倾听祖父的愿语，从未质疑过和一个看不见的灵魂倾诉他不再参与的琐事并祈求护佑是一件荒唐的事。我们固执地相信，在幽微的烛光中，在恭肃静默的多次叩拜中，因了这份指引，逝去的亲人正在团聚，也会满足后代“日长夜大”“考试中状元”的愿望。

酒过三巡后，会烧纸钱。冥币大多票额巨大，是口袋里偶有几个分票的我很难想象的天文数字。绕过纸钱后，祖父会安排父亲为墓除草添土。依了祖父的要求，我们一群孩子整齐地排成队列，眼巴巴地等待“分坟头”，祖父早已准备了零钱，通常是5分硬币。

那个年月，大多人家并没有能力分发“散墓资”，通常对“拦坟头”的孩童分一个青团打发，乡人亦不苛责。那个镌着稻穗的5分硬币，是一笔专属于个人的财富，可以买一根铅笔加一块橡皮，至今记得。

## 春夜喜雨

●沈文军

春雨绵绵，夜是一盏灯  
在海的床上敲开了冰川  
春风得意，我喜欢的树  
在山的浪涛跳跃音符  
是的，竹子梅子蛏子  
曾是我的至宝，我的亲朋好友  
她们都带着黄鱼墨鱼来拜访  
她们都是春天的骄傲  
交谈吧，是芙蓉  
在坦克声中隆隆作响  
是藤蔓缠绕  
白云在山上风光喊叫  
前方的道路坎坷  
夜的目光牵引我走向太阳

## 繁花

●项紫薇

繁花被钉在架子上，  
山峦是收款人的脊背，风月是取款人的印章。  
绿水还是青缙，描绘蒙娜丽莎的眼睛。  
你怀抱繁花降临，有如神像埋葬在雪地里。  
我是慕名的少年，跋山涉水而来。  
徒手刨开了尘土，曾经的心也显得虔诚。

## 卜算子·清明

●李轶贤

草苗沿路青，柳絮连天舞。  
欲问行人怕出声，纸蝶牵愁绪。

别后向何寻，心事跟谁诉。  
脚下沉沉鸟语凄，痛断梨花雨。

## 诗话二三事

抄袋。我茫然不解。

同时，在这年，当地政府要出一份机关报，招几名采编人员，我正是“无业游民”，又是个“资深”通讯员，当然不想错过这次机会，可还是被拒之门外。记得这年，我获得了地区党报的“积极通讯员”称号，表彰大会在农历新年召开，我刚是举行婚礼之时，省报通讯员以《温岭人结婚送书悄然流行》为题，于1996年1月初分别在《浙江日报》《浙江青年报》《浙江法制报》等间接地传递一份贺礼。我还能分身去赴那场表彰会吗？

我要扛起婚姻的责任，为家而奔波，所以就无法重拾梦想，于是安心做个小商小贩，穿行在风风雨雨中。如今回想起那段时光，那艰难的辛酸样，怎能让人遗忘？2020年8月间，我偶然碰到当地一位诗友，互加了微信，互点赞朋友圈，重新拾回对诗歌创作的一点感觉，为自己的过往“买单”，从而写出《幼稚》：梦里一觉醒来，我竟然忘了/幼稚这词是怎么写出来的/幼稚像个爬行的两栖动物/幼稚配上愚昧说得一文不值/幼稚更加懵懵懂懂，那时那刻/学会不修边幅不着边际的修辞/你会感到惭愧还是羞愧……

是一种迫切的追求还是一声亲切的召唤？我不知道，那份梦想带来的是一份快乐还是一种痛。在我逃离远游数十年后，兜兜转转，又回到诗歌，面对的是永远解不开的结。我翻阅的第一本诗集是江一郎的《我本孤傲之人》。认识江一郎时，他开着一部影碟机，我作为一名初学诗的顾客光临，懵懵懂懂，只是匆匆而过。后来他诗心专注，我也流浪

而去，一直没再见。2002年初，我向他主持的当地《海风》刊物投稿，却也没有见上一面。

后来，他获首届华文青年诗人奖、新世纪十佳青年诗人，我已浮沉于商海十载，虽然我们同在县城一个街道内，却“不相往来”。2018年2月5日7时，他离世了，我赧然。之后，我在微商上看到有本《我本孤傲之人》，就直接购买了一本。读着“只是往日子里，我极力修补/生活，依旧漏洞百出”“我不得不相信/自己，原本就是一位潦倒的/乞讨者，苟活人间”“像流星，掉进更深的夜色/这时，有人还乡，沿乡村公路/沉默着走到天亮”一句句清脆亮丽，字字泣血，我能再默然吗？他潜行在诗国，用全部的生命写作，曾说过“在我的阅读里，没有诗人，只有诗歌”。亘古醒言，唯有诗歌与我对话。

诗是什么？是转瞬即逝的一闪光，是照彻心坎的一盏灯，是汹涌澎湃的激情，是一触即发的灵感，综观全球，尚无人给予明确的界定。穿透迷雾，杨邪迈着轻盈的步伐健飞而来，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一“诗”冲天之后，他就不停探索着。

说起我与杨邪的相识，应该是从刚入诗道开始，那时他还在私营企业打工，厂内知道他的也就叫着“杨邪”的笔名。平时他话不多，一聊起诗就有说不尽的话题，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后来，机缘巧合，我的诗和他的诗作同时被选编入一本诗集，且是前后紧挨着，我想我们都成了一对幸运儿。可惜我不争气地离开了，为了生活奔波劳碌而抛弃了诗歌，而他坚持下来，年后就获新诗大

奖，再在全球性的华语创作中夺冠，一举成名。

我和他断了联系近二十年之后，还能断断续续地读到他的诗，非常欣慰，于是激情地写下《我回来了》：打开手机/点击链接/读着杨邪诗作及早年的《拔稗草》 第一件事就想到/我应以什么面对/面对伤感/之后应怎样摆正自己/失落 彷徨已成过去时/迎刃而解 迎头赶上 迎风飘扬/我要正确地用好每一个词汇/放手一搏，我回来了/回到那个未圆的梦的真实里……

用心写诗，就要不断检阅自己，参照诗路的发展观，从先前的名诗名篇中获取经验，启发激励自己。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个杰出典范。生活在近海的小村，每天面朝大海，可是你能感受到“春暖花开”的内涵吗？

无论从哪方面来说，我只是个诗歌爱好者，无所作为，也不能做到行文自如，就摸黑前行。海子说：“诗歌本身以太阳必将胜利/多年后我们还是离不了神圣之旅/我们都在迎接凯旋归来。对躬耕者/我们抱有顶礼膜拜之情。对行路者/我们进行一次次怀念性的告白（《十个太阳》）”面海而立，总有些思绪，有些阻碍，从而产生《海怪》（我从未见过/海洋处出现的海怪/竟能与我握手/抚摸出一种形状存在/走入大海）这等的幻影，都在情理之中。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都不能逃离，有远航就会有归期，有种漂洋式的归属感，回到诗歌的长驱中，显得多么肤浅！前景为你关闭了一扇门，我将捡个芝麻开门，今年过百还痴心妄想，勇敢地撑起油布伞，一往无前……

残苑/文

那一年是1995年，我尚未成家，却有三五年的“磕碰”了，还是执迷不悟，幼稚地认为可以通过书写来充实自己，当一个自由撰稿人，完成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梦想，写些诗文，夯实一个基层通讯员的根基。

当时，我曾是地方党报的积极通讯员，有几篇小诗飞入当地纯文学刊物的门槛，还收集了全国各地报纸近两千种，写心得和科普小知识，多方位、多渠道地修正一个“文”字形象，赢得省报“手残志更坚”（《经济生活报》1991年4月6日三版头条）、“土记者”（《浙江青年报》1992年1月14日副刊头条）的赞誉。

追忆那个逝水年华，梦境不慎遗失。当我重新认识自己时，正为深深磨平了棱角而垂头丧气。这一年，地方沿海渔业重镇，正在建设避风港，为了拿到一手资料，我自掏腰包乘车前往，第一次乘坐摆渡船，漂荡在海风海浪中，不计得失地深入采访，把消息传递到一家科普杂志，编辑再结合地方报道的一些资料编写成一则通讯，很快刊登了。虽拿到了几十元稿费，却花掉20多元车旅费，还在渡船上被风吹刮走30元，投入就不下50元，所得几何。

所以对之后的“额外消费”我更加精打细算，从而闹出一则“丑闻”：有一个讴歌社会正气的好消息，在我邻近家的集镇上传播，我得知后没有直接去采访，而是看到地方报纸上发出的真实情节，私自改了一下，发给杂志社，却被原作者举报为